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五

聘禮第八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賈疏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故鄭據久無事而言小聘使大夫賈疏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也周官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賈疏大行人職文鄭彼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

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職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

介四人皆奉玉錦又孤卿建旜此云及竟張旜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又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據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禮俎實倫膚七據子男之臣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

案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左氏傳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注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

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則三年為大聘之常期其有他事故乃或曠也鄰國君臣以禮相與如此講信修睦兵革不試而衣冠玉帛之典隆矣　又案以此篇觀之一聘也而儀物之繁多禮節之委折周詳如此則諸侯相朝與朝聘於王朝及王朝之下聘當更盛焉可知也

聘禮

案聘猶問也春官占夢職季冬聘王夢但聘重而問

輕耳

君與卿圖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圖謀也謀聘故賈疏謀聘者為久無事則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

及可使者賈疏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

謀事者必因朝賈疏欲取對衆者也

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賈疏儀禮内見諸侯燕朝燕禮是也又見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案燕禮大射儀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故注以燕大射約之也

共詢之意

案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外朝在庫門之外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朝士建外朝之法是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也燕朝在路門之內其堂即路寢夏官大僕正燕朝之位是也外朝治朝皆無堂其治朝於外朝則為內於燕朝則又為外即此疏所謂正朝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庫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路寢也治朝在路門外亦正朝也凡視

朝君臣皆立此圖事亦然下詳之

遂命使者使師與反下使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賈疏即上注可使者是也聘使卿賈疏經云及竟張旜春官司常職孤卿建旜故知使卿也

案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於是乎使卿魯所使聘於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小卿者與

使者再拜稽首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以不敏　敖氏繼公曰使者少進北面乃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變於傳命之儀也

案燕禮大射儀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不再拜稽首而後辭者是傳命之儀與此異也

君不許乃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退　敖氏繼

公曰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使者亦當許而後退

案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人臣之素志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　李氏如圭曰介副也上介使大夫

敖氏繼公曰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

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如其禮辭也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

宰君所與圖事者卿也下大夫不與焉故既圖事乃戒介既戒則諸大夫皆與聞之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賈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

官立冬官司空兼秋官左氏傳杜洩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諸侯并六卿為三兼職焉是諸侯以司徒為冢宰

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官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賈疏司士屬司馬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

逆猶受也　敖氏繼公曰宰命司馬戒衆介以其卑賤也不辭者自別於使者及上介且任輕亦不必辭也衆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宰說見大射儀　賈氏公彥曰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

案宰三卿之長也春秋時吳宋魯皆有大宰之名宋

王者之後六卿備焉魯見於春秋之初呉見於春秋之末餘國無之則注以為司徒之兼官者諒矣如晉鄭但云為政則為政者即首卿亦大宰也但異其名耳首卿亦時奉使出聘則命戒書幣諸事蓋大夫之為小宰者為之士介當四人

右命使介

宰書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聘所用幣多少也　賈疏謂聘鄰國享君及夫

人問卿之等幣周官司儀職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是也宰又掌制國之用賈疏王制冢宰制國用敖氏繼公曰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

命宰夫官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賈疏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云官具者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幣在官之府其司非一故言衆官幣謂享幣及問大夫問卿總具之所宜齎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

案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所藏獻遺諸侯良貨賄之物及內府所受九貢九賦之貨賄與所入四方幣獻之良貨賄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之屬是也官所宜齎則周官外府所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大用共財用之幣齎是也若圭璋璧琮之等春官典瑞掌之不在玉府幣獻金玉之內矣道塗所經皆有餼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

戒不虞也以上諸職皆宰書應出之數宰夫徵令之也

右具聘物

及期夕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賈疏下云厥明釋幣於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陳幣而視之重聘也　敖氏繼公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畧耳夕如夕月之夕以夕時陳幣而展之故曰夕幣

此題下事也下不見者以意求之　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

案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取具幣齎治行李整車徒容有旬日使介從旅得以庀其家事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應在此時請期告期面位畧如夕幣宰由君右命之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朝直遥反下並同注古文帥皆作率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其事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云朝服者嫌朝夕之服異也下言君朝服放此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幕音莫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正義鄭氏康成曰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賈疏天官掌次職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為帷宫設旌門又幕人職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布幕以陳幣賈疏即下文官陳幣是也寢門外朝也賈疏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

敖氏繼公曰管人其有司之掌勞辱之事者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注古文奉為卷今文無則

正義賈氏公彦曰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官陳幣於其上　鄭氏康成曰奉所奉以致命者謂束帛及玄纁也賈疏所奉謂享時奉入以致命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　馬言則者此享主用

皮或時用馬賈疏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馬入則在幕南賈疏以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故下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也皮馬皆乘賈疏下賓覿時云云總乘馬又云禮王束帛乘皮是皆乘也

敖氏繼公曰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於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左皮尊故加幣於其上馬入則亦右牽之北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受行同位也（賈疏未受命以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是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位在幕南（賈疏幣在幕上使者須親幣故在幕南也）

敖氏繼公曰北面蓋在雉門之右宜鄉君也

案使介之位在幕南而少東不正直幕恐有馬則礙且當與北面展幣者相參差也凡朝位庭中北面皆東上雉門內之右東方也亦不偪近門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西面辟使者賈疏此謂處者大夫當北面今與卿同西面是辟使者　敖氏繼公曰幕東南北節也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告入路門而告　敖氏繼公曰是時君亦立于阼階東南南鄉宰北面告之具謂所陳者已具出門左出路門而少東辟天子之朝位也天子日視朝當宁而立　李氏如圭曰出門而左君在東也

史讀書展幣

正義敖氏繼公曰書謂書享幣之數於方者也展謂詳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　鄭氏康成曰展猶校錄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史幕東西面讀書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　賈氏公彦曰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使君與使者

俱見之也以賈人主幣行者故知賈人撫幣受之

案賈人所司者圭璋璧琮也他幣不與焉自别有人

司之此第云展幣則圭璋璧琮不在所展之列而賈

人無事不在矣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使者與介幕南

北面史讀書當面鄉所展幣而令衆共聞之則云幕

西東面者得之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旣告備

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賈疏宰以書授使者宰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之使者授介亦北面向君故也　李氏如圭曰據下文宰授使者圭授受同面

公揖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禮羣臣　賈氏公彥曰展幣授使者訖入於寢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舍試夜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待旦行也　賈氏公彥曰官謂從賓行者下文入竟又展之又有司展羣幣以告注云

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是也　敖氏繼公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案言此者見裝皆豫定且明使者不以歸也馬則在廐届時乃行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監其安處之畢乃出　敖氏繼公曰所受書謂上介所受於使者也别言以行見其不

與幣同處

案載幣有司理其事而上介則視所載之物及所受於使者之書以驗其數之相符與否也以行上介不舍于朝也上言舍于朝謂守幣者耳

右夕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為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賈疏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

于禰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是天子諸侯同告羣廟也大夫告禰而已賈疏大夫三廟降天子諸侯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下記云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筮尸若昭若穆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禰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賈疏執幣須潔當有洗盥手亦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也敖氏繼公曰或言賓或言使者互見也卿大夫之服以朝服為正故入廟亦用之釋舍置也將出而釋幣于禰象生時出必告也大夫三廟惟告禰者遠辟天子諸侯也存疑賈氏公彥曰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云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来服氏云莊園之祖共園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案春秋事多踰禮況楚園當時自以為君尤多僭越不足據也疏言娶得並告亦非是朱子於士昏禮言之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　賈疏上云賓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特牲少牢皆稱主人

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　敖氏繼公曰筵几蓋亦蒲筵漆几也室中室中之奧也筵亦東面而右几祝升自西階先入主人升自阼階從之在右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于鬼神宜變於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不拜辟君禮

案祝在左如祭時也祝立祝不坐主人再拜興祝告

訖乃又再拜告辭當云孝子某將以某日使于某敢奠幣于皇考某子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賈疏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脯十脡亦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賈疏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敖氏繼公曰玄居三纁居二者蓋據魯人之贈幣言也以此幣用於神者故意其亦然魯人之贈見雜記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賈疏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趙商問只長八十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荅云古三四積畫四

誤當為三三只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　敖氏繼公曰既告乃釋幣亦辟君禮奠于几下亦縮之出亦祝先而主人從

案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注疏云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矣與常幅不同不可曉此引朝貢禮周官注又作逸巡守禮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頃之閒示有俟于神　敖氏繼

公曰先言主人立以其近于戸也其立東西相鄉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笲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　敖氏繼公曰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䙝之笲說見士昏禮

案士虞記無尸祝卒之後闔戸啓戸出入皆主人先祝此當同也但士虞聲三啓戸鄭注云噫歆也此或不必然與

又釋幣于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將行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賈疏檀弓文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賈疏所毀者在廟門西明行神亦在廟門西月令注云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　敖氏繼公曰將有事于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亦告為君使也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

諸侯有常祀在冬賈疏月令祀行是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賈疏祭法文

案士喪記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之祭通乎大夫士不專在天子諸侯也五祀之名從月令為正祭法不足據

遂受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賈疏釋幣于門不復更入則待介于門

敖氏繼公曰受

命謂帥介以受命于朝也言於此者明與釋幣之事相接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其於禰與行

案衆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也賓與上介釋幣同時上介稍先焉禮畢則介造于賓之門而賓亦出矣

右釋幣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于門外東面北上賈疏依賓客門外之位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旜之然反注古文旜皆為膳

正義鄭氏康成曰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官曰通帛為旜又曰孤卿建旜賈疏司常文　至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賈疏依展幣之位　敖氏繼公曰此載旜為將受命以行也使事於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後或張旜意與此類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

也受命于朝亦目下事也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
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之左也使卿進
使者重其事也使者此時盖俟命于雉門外凡人臣
非朝夕之時而欲至公所者必俟命而後入　賈氏
公彦曰此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位亦
同

存疑鄭氏康成曰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

案使者待命于門別於處臣尊君命也君使卿進使者蓋以賔禮使者重聘事也注未得經意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其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接聞

命者為使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　鄭氏康成曰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音嫁繅音早下並同注今文繅作璪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雜采曰繅有組繫所以薦玉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賈疏覲禮記奠圭于繅上是也

敖氏繼公曰櫝藏玉之器也西面坐啓之則是近於君而在其東矣繅以帛為之表玄裏纁所以藉

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繅垂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别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案至此始云賈人啓櫝取圭則前此夕幣時賈人不在亦無圭可見矣

存疑賈氏公彦曰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二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繅也下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鄭以承玉繫玉二者所據雖異

所用相埒又同名為繅是以和合解之

辨正劉氏敞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　陳氏祥道曰先儒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非也考之於禮

玉有繅以為之藉有束帛以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謂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羞聘用特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賈疏少儀詔辭自右贊幣自左 敖氏繼公曰屈繅以繅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繅屈宰執圭屈繅則公

不視之也

案此時宰使者皆裼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率其常服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 賈疏

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酬酢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

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此據平常行事而言　敖氏繼公曰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敖氏繼公曰此授受皆同面别於聘時賓主之儀也其不見者以此求之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人將行者賈疏對上云賈人出玉是畱者也在門外北面賈疏使者在門外時皆北面此賈人不入明依本北面可知賈氏公彥曰上介授賈人訖則復入　敖氏繼公曰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櫝藏之

總論敖氏繼公曰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繅或屈繅蓋相變以為儀亦莫不有義存焉

初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聘又享所以厚恩惠也聘用璋取其半圭也賈疏半圭曰璋圭璋特達瑞也賈疏聘義圭璋特達德也言特達者不加束帛璧琮有加往德也賈疏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周官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賈疏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瑑之而已

敖氏繼公曰凡以玉帛之屬為禮其於敵以上者皆曰享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鄉之所展而官載之者至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之法也

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夫人之聘璋享琮謂君復以二器聘享主國君之夫人也聘享主君而并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至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為信也享用璧琮以為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於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帛今之璧色繒也賈疏大宗伯職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亦以蒼璧禮天下蒼色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也

案玄纁者用幣之常璧色繒臆說無據未可以禮天之璧幣一律論之云如初則璋琮亦有繅而垂屈之節並同矣圭形長下方而首鋭如三角璋則半之璧圓有孔爾雅肉倍好謂之璧注云肉邊也好孔也琮

似璧而八角

右受命

遂行舍于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敖氏繼公曰為將有事於此也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

存異鄭氏康成曰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賈疏上文賓朝服告禰乃遂受命于朝至此衣服未改鄭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

寀舍謂止宿于館也舍郊猶云宿於郊耳注謂脫舍衣服謬也

斂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行道耳未有事也賈疏寀下文云及竟張旝是有事也斂藏也　敖氏繼公曰斂旝者上事已也至是乃斂者行時未可以變因舍而後為之

右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

幣竟音境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敖氏繼公曰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將命猶致命也此朝謂大門外將命別有辭請帥乃其後語耳奠幣者賤不敢授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正義敖氏繼公曰君許乃可受之受幣蓋亦有辭文

不具耳於其奠幣未即受者不必其君意也存疑鄭氏康成曰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賈疏幣本為行禮非為求許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此幣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許受幣不須言遂案束帛薄物正為假道將其禮意許道即受幣如下君使卿用束帛勞賓聽命受幣皆一事無辭幣之文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大音泰下大牢並同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與人以牲之生者曰餼賈疏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云腥曰餼以其對牽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望文為義故不同也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　敖氏繼公曰餼之以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惟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若是所以降於主國之

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為不厚矣餼與積皆陳于門外其餼以大牢者牽牛以致之少牢者牽羊以致之特牲則束之也亦執其紲以致之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賈疏下文大夫餼賓上賓上介皆大牢衆介皆少牢米皆百筥陳于門内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賈疏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饔餼禮羣介則牽羊焉賈疏致禮於士無用束帛之法歸餼用大牢禮盛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衆介少牢當與大夫餼賓亦牽羊以致之同也

辨正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

案此亦無束帛致之賓介於來餼者亦無償

士帥沒其竟

正義鄭氏康成曰沒盡也

案夏官候人以士為之周語候人為導即此士也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策或作筴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賈疏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復命之時言於此者上文終言彼國之禮乃更却本言之不謂此誓在士帥没竟之後也

賓南面專威信也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為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賈疏定四年台陵之會祝佗辭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敖氏繼公曰春秋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乎書謂誓辭史讀書不言東面可

知也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肆竟紀影反肆逸利反壹釋文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竟謂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

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喻水反壇大丹反畫胡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為外垣也　敖氏繼公曰築壇而卑

曰壝壇爲壝壇象堂也壇卑故畫地爲階必畫階者

習升降之儀也帷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宫

謂不爲外垣亦不以他物象之也天子之禮有車宫

壇壝宫帷宫諸侯未聞　賈氏公彦曰案覲禮與司

儀同爲壇三成宫方三百歩此則無外宫其壇壝土

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

朝服無主無執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

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　敖氏繼公曰必言朝服者嫌肆聘儀則當如聘服也下展玉言朝服意亦類此此固無主矣乃言之者嫌習禮則或當以人象之也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且不敢褻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

介皆與北面西上與音預注古文與作預

正義敖氏繼公曰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必與

也　鄭氏康成曰入門左之位也　賈氏公彥曰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其大門外内及廟門外之禮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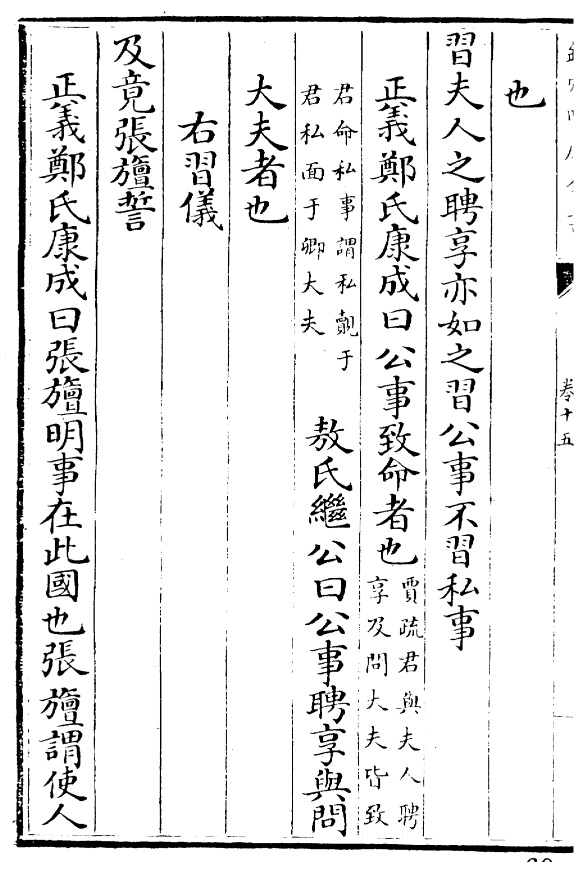
習享士執庭實

正義敖氏繼公曰士乃有司之主執庭實者也庭實亦無授受之事乃執之者當别於玉帛也實如内實之實此庭實謂皮若馬也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

庭實　鄭氏康成曰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賈疏下文賓升致命執皮者張之以見文

存疑鄭氏康成曰士士介也　賈氏公彥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不止於皮以金龜竹箭等皆列於地所執惟皮而已

案上云介皆與則此執庭實者非士介明矣庭實旅百享王之禮此侯伯之卿聘金龜竹箭等經文不載恐非宜有覲禮有之亦當有執之者未必皆列於地



也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事致命者也賈疏君與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私事謂私覿于君私面于卿大夫　敖氏繼公曰公事聘享與問大夫者也

右習儀

及竟張旜誓

正義鄭氏康成曰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

維之　敖氏繼公曰張旜者將與主國接如下文所云者是也過邦假道不張旜者使事不在彼國也或云張或云載互文耳誓之儀亦如初

存疑賈氏公彦曰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杠五仞齊於較較崇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但大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

案杠五仞則四丈其長如此亦難以建於車矣緯書之不可信者類然說又見鄉射及士喪禮

乃謁關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關以譏異服識異言

通論賈氏公彦曰古者王城十二門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周官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盖

司關總主十二關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各主一關也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　李氏如圭曰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關人問從者幾人從才用反下從者皆同幾居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欲知聘問賈疏問得從者即知使者之為大聘小聘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若大夫小聘當百人也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　賈氏公彥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尊

者　敖氏繼公曰欲知其人數者所以防奸人

案鄭敖二義兼之乃備

以介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賈疏上問從者幾人當以卿行旅從對今以介與受命者對是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賈疏禮記聘義文）周官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賈疏大行人職文）敖氏繼公曰以介數對則人數亦在其中如介者五人則知

使者之為卿而從者五百人矣

右及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　敖氏繼公曰使者旣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于君於是君使士請事其辭蓋曰寡君使其請事賓旣對遂帥之入竟

右請事

入竟斂旜乃展

正義鄭氏康成曰斂旜變於始入展者復校録幣重其事　敖氏繼公曰斂旜亦因舍而為之玉幣各有主之者至是乃復展之周慎之至也斂旜乃展者見非公事不張旜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

正義賈氏公彦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

於前誓時示威信也　鄭氏康成曰拭清也側幕而坐乃開櫝　敖氏繼公曰布幕亦管人也介之位蓋在賓西南賈人則少進而在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之退拭圭者就櫝拭之故下乃云執

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言退復位

則視圭進違位

退圭

正義敖氏繼公曰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藏之於

櫝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圭璋尊不陳之賈疏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為卑故也上不言璋直言圭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也而並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

案圭璋不陳者以其特達無幣可會故直展之而已

不必別為之辭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

介視之退注古文曰陳幣北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合也賈疏享時當合故今亦合而陳之 敖氏

繼公曰亦旣拭璧乃執展之不言展幣者文畧耳璧

會諸幣上介乃視之貶於圭且欲并視幣也退退復

位也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以璧會于幣乃奠之

案馬言則者或用馬也言奠幣葢兼璧矣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屐璋如圭屐琮如璧無以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屐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

案鄭以夫人聘享上介不視非也君與夫人之聘享

前受命與下致命禮儀並與君同入竟而屐無不視

之理經明言亦如之何獨異乎

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

正義敖氏繼公曰告之以屐聘享之玉幣已畢也既

告乃退璧琮與皮幣

存疑鄭氏康成曰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賈疏放象君禮而為文放而文者禮器文

案上經言賓西面介皆北面賈人北面至此面位無變也賈人何必自北面轉而南面以告上介又何必轉而東面以告賓乎注以此所告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兩誤耳

有司展羣幣以告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敖氏繼公曰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敖氏繼公曰有司自展既則以告上介上介亦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辟君禮也羣幣且展之則享幣可知矣案君問大夫之幣蓋亦在此羣幣中同屬有司展之也

及郊又展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賈疏周官大司徒職制其畿方千里敖氏繼公曰大司馬職方千里曰國畿遠郊百里賈疏司馬

法文王畿方千里以百里為遠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賈疏近郊半之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賈疏地官遺人職十里有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據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可以小休止沐浴　敖氏繼公曰幣亦兼

玉而言展之於賈人之館者展事將終故禮殺而由便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　賈氏公彦曰諸侯遣臣相聘無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云遠郊之内得有勞問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厚恩者别有遠郊之問勞也

案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

禮豈當展幣時而有非時之接見乎疏謂無過一勞
是已又云加恩厚者别有遠郊之問勞乃因注說而
強為之辭疏家之曲徇每如此

右展幣

總論敖氏繼公曰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
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暇及
之矣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

賓至于近郊張旃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

東帛勞勞力報反下並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張旜亦為有下事也此後不見斂旜之節至館為之可知請行謂請之行蓋速之也勞謂勞其道路勞苦殷勤之意也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於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而以同班蓋行禮欲其稱也下凡使卿者其義皆然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皆朝服特於此見之爾　鄭氏康成曰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存疑鄭氏康成曰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宰士請事而復命則已知其事矣故至近郊則請行禮漸親所使亦漸尊也如佯不知而更問所之則反疏矣雖大讓若僞當不其然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賈疏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朱子曰注與字疑介字之誤於此言

之者賓彌尊事彌録賈疏士請事大夫請行亦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先卑後尊故録於此　敖氏繼公曰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即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其不受幣也上不言出請入告而於此言之者禮簡者其文或略禮繁者其文必備經之例然耳　李氏如圭曰春秋傳魯叔弓聘於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汝無敢為

賓敢辱郊使致館曰敢辱大館

勞者不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為人使不當其禮賈疏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答拜如此之類皆然至後儐勞者與之答拜為已故也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内

正義敖氏繼公曰惟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且此公館之異者也先入門而右北面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受于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

之臣受勞于堂賈疏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于堂之事

案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雖有登聽命登受之文然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亦不得據彼決此為主於侯伯之臣也蓋二經原有不可强同者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入門左致命致其君命也　鄭

氏康成曰東面鄉賓賈疏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鄉之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賈疏下文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饔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當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

敖氏繼公曰賓入門即北面至是乃言之者亦因事而見之耳受幣蓋在庭中西下言歸饔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幣于庭亦當放之

授老幣出迎勞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老賔之臣（賈疏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老臧氏老之類也）出迎勞者欲儐之　敖氏繼公曰勞者出俟於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賔乃出迎之而告以欲儐之之辭老說見士昏禮

勞者禮辭賔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乘繩證反下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先入西面勞者從入東面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　鄭氏康成

曰設于門内也賈疏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設于門内也物

四曰乘皮麋鹿皮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用麋鹿皮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

四張亦一隅也

賔用束錦儐勞者儐劈印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

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幣於賔謂之儐所以見殷勤也　鄭氏康成曰言儐者賔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賔　賈氏公彦曰儐勞者即以勞者為賔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尊國賔也　賈疏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賔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賔也

敖氏繼公曰稽首者因賔鄉者受幣之禮以相

尊敬也後多類此受幣蓋當門中南面賔北面授既受則東面俟

賔再拜稽首送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敖氏繼公曰注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儐於堂之禮也

通論敖氏繼公曰此受郊勞儐使者皆於門內與周官異司儀職言諸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其於大夫郊勞之禮云下拜登受又云儐使者如初之儀

是皆於堂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歸饔餼賓儐大夫賓楹閒北面授幣大夫南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若然云受送拜皆北面者誤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也

案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為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之理故皆北面賈氏讀注未審耳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勞者已執幣不可以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為已執之以出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出則幣與皮各有受之者不言者可知也　賈氏公彦曰揖皮若親受之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公食大夫禮賓受幣揖執庭實以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又經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東面揖執皮者而出賈疏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之西故東面揖皮可知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簠音甫本或作簋敖本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簠而方賈疏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賈疏說見籩人筥者圜此方耳

通論賈氏公彦曰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十有二列

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

存疑敖氏繼公曰竹簋而方變於食器也古者盛黍稷之簋以瓦為之後或用竹制亦不方是其異於此者也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蒸或作烝）

正義敖氏繼公曰蒸孰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兼

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　鄭氏康成曰兼猶兩也

案擇當讀作釋棗曰蒸栗曰擇文互耳蓋皆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是也史記張釋之澤讀作釋漢書竟作釋可見澤擇釋古音相通而字可互用也詩其耕澤澤吳棫亦音釋

存疑鄭氏康成曰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下文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又鄭注士虞禮云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

案疏皆億度之辭不若敖氏所援之可據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授不游手慎之也賈疏游手謂游暇一手不慎也

敖氏繼公曰賓受棗二手共受之既則以右手受栗此亦訝受

賓之受如初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卿勞之儀

儐之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勞賓賓儐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

右請行郊勞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導之以入賈疏釋辭請道之辭釋然則賓送不拜賈疏公食大夫使人戒賓

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

敖氏繼公曰入入國門也賔不拜送者辟諸侯於天子使者之禮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祧吐條反拚方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至外門 賈疏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 下大夫入告 賈疏即夫人勞賔導賔入者 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賔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賔也 賈疏覲禮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注云且使即安彼天子以諸侯為

臣故使且安此鄰國聘賓不臣人之臣故言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　孔氏頴達曰對言之遷主所藏曰祧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敖氏繼公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又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拚灑埽也受聘於廟故其言若此蓋緣賓意欲速達其君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遷主所在曰祧周官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賈疏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賈疏諸侯無二祧遷主藏於大祖廟下文受賓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祧明是大祖廟可知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賈疏於大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

辨正魏氏了翁曰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

案廟祧之說聚訟紛然春官守祧八人康成既以為每廟一人周七廟并姜嫄廟而八則不獨大祖與文武之廟為祧即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矣遺衣服藏焉守祧黝堊之皆凡廟之所同未見為大祖與文武廟之專稱也魏氏以豐氏之祧證之尤明

賓曰俟閒閒如字劉音閑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　敖氏繼公曰閒暇也言此者謂已雖欲速達君命亦不可

不俟主人之暇乃為之是亦緣主人意而言也大禮而倉卒受之非人情

案此時賓未即館必無遽行聘禮之事但既至朝則不可不通言於公以明其既至公既知賓之至則但答以受之之意而已故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蓋不緩不急之閒辭令自合如此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言俟閒然後致館亦尚辭讓也大夫即鄉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如致爵之致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於賓也存疑鄭氏康成曰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之可知據此侯伯之卿

聘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惟小聘不致館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幣致館無儐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是也

案司儀職致館如郊勞之儀郊勞有幣故注謂致館以上卿禮致之而疏以為有束帛也下節敖氏析之至聘王國而亦云用幣致館則其繆更不待言矣

賔迎再拜卿致命賔再拜稽首卿退賔送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是亦於堂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　賈氏公彥曰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雖不言入言迎則入可知下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有束

帛致飱空以辭

辨正朱子曰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飱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為致飱耶詳又見下章

案鄭氏誤以此致為致飱故滋繆說耳經不分章讀者所以眩也上郊勞勞者不答拜則此卿亦不答拜也郊勞賓迎于舍門之外先迎而後入此但言迎不言入則不入可知矣

右致館

宰夫朝服設飧飧音孫

正義敖氏繼公曰宰夫士也以奉君命故亦朝服徒有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飧置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大牢其上有簠簋豆鉶之屬乃云飧者主人之謙辭所以甚言其菲薄也故禮因以為名云 鄭氏康成曰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

秋傳曰方食魚飱皆謂是賈疏對饔餼而言饔餼則生腥飪皆具而又多餘物飱則惟腥飪而已

案飱夕食也故字從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必有牲鼎故謂之肉食者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餕朝食之餘則祭牢肉而已是饔則豐而飱則殺也此所設視饔禮為殺故謂之飱若曰僅可共夕食云爾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飪日審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中之饌也飪孰也鼎西九東七

賈疏鼎西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

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敖氏繼公曰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飪在西腥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飪也此飧牢二不視其饔餼之死牢者别於朝君之禮也　賈氏公彦曰羞鼎三下云膷臐膮是

也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一也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賈疏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　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禾槀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賈疏秋官掌客文　大夫之禮皆視

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賈疏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饔死牢之數同不取餼二牢之數故知義然也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賈疏此亦約下歸饔餼知之敖氏繼公曰皆二十車者大夫飧禮其米禾皆視其牢牢十車朝君之飧禮則米禾共視其牢也凡飧皆無生牢

宰掌客職五等諸侯相朝致飧不言米禾芻薪之數致饔則米視生牢禾視死牢故鄭即以彼之饔禮約此之飧禮以彼之朝君禮約此之聘卿禮而下注云

凡此之陳亦如饔餼也下經歸饔于上介云門外米

禾視死牢

薪芻倍禾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

皆十車薪芻倍禾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賈氏公彦

曰六者與賓西夾數同但言堂上則西夾無矣

衆介皆少牢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飪在西鼎五　敖氏繼公曰少牢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故無堂上之饌

存異鄭氏康成曰鼎五羊豕腸胃魚腊 賈疏約少牢五鼎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堂上之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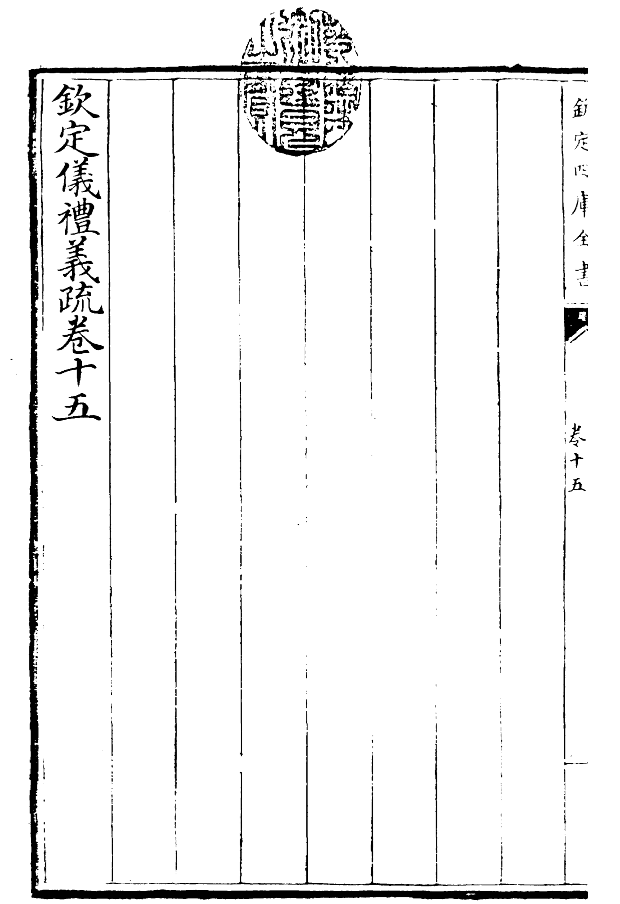
四豆四簠兩鉶四壺無簋 賈疏知數如此者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知無簋者簠盛稻粱曲禮歲凶大夫不食粱非歲凶大夫食粱大夫當食則上介亦二簠與賓同士非直不

合食粱差降亦無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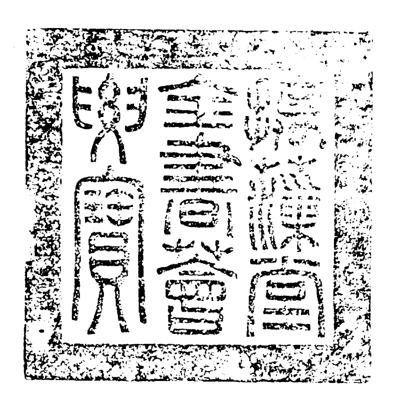
案五鼎當以少牢為準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即在牛羊鼎中賈氏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

歸饔餼士介無堂上之饌則設飧無之可知

右設飧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閻學澄